

# 维利·勃兰特

## 画像与自画像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克·哈普雷希特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维利·勃兰特

画像与自画像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克·哈普雷希特编  
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Klaus Harpprecht*

**WILLY BRANDT**

*Portrait and Self-Portrait*

Translated by Hank Keller

Abelard-Schuman, London

根据伦敦阿贝拉德-舒曼出版公司

1972年版英译本译出

英译者：汉克·凯勒

**维利·勃兰特**

**画像与自画像**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克·哈普雷希特编

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75 字数 181,000

1976年6月第1版 1976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171·172 定价：0.74元

内部发行

DC53/00

## 译者的话

维利·勃兰特现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要执政党社会民主党主席。他生于1913年。1957年到1966年任西柏林市市长。1961年和1965年两次被社会民主党推举为联邦总理候选人。1964年起当选为社会民主党主席。1966年年底到1969年担任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69年10月出任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总理。1974年5月，在纪尧姆事件（勃兰特多年的亲近秘书，受勃兰特的信任重用，结果查明是东德间谍而被捕）发生后，被迫辞去联邦总理职务。

勃兰特是伯恩斯坦、考茨基所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信徒。他在执政期间，大力推行同苏修“缓和”、“合作”的“新东方政策”，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但是，这个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很快从顶峰跌落。由于一系列内政外交的政策活动受挫，党内外、议会内外矛盾斗争日益激化，他受到“领导不力”、“软弱无能”、“任用亲信”等种种指责，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其“新东方政策”，认为它包含了“一种危险的内容和倾向”，“可能招致苏联称霸欧洲”，终于在一片攻击声中辞职。然而，勃兰特并没有退

出西德政治舞台，他继续活跃于西德和世界的政治舞台上，特别是频繁地出国访问，不仅同第二、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头面人物广泛接触，还去美国同福特会谈，并接受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的破格邀请，于1975年7月第三次访苏，同勃列日涅夫进行五年来的第四次会谈。勃兰特的这些政治活动，受到西德报界和政界的密切关注。

本书是在勃兰特担任联邦总理后，于1971年在西德出版的，实际上是为配合勃兰特上台执政捧场助势的。

本书内容分《画像》和《自画像》两部分。

《画像》部分包括两篇文章和一篇对话，着重介绍勃兰特的性格特点及其政治思想形成过程，并谈到了勃兰特如何在党内倾轧中爬上了社会民主党主席的位置，对其任总理时西德国内外政策的基本内容也作了简略的介绍。

《自画像》部分共有五篇，都是勃兰特本人著作选辑，包括自传体的回忆录、阐述政见的书信和小册子、政论著作以及作为联邦总理向联邦议院作的国情报告等。文中谈及勃兰特本人的身世、政治经历、主要政治观点和外交政策方针，着重阐述了他在希特勒执政期间的政治活动和政见，对战后德国重建的看法，以及他自己上台执政后同美国的交往和他的欧洲政策等。他在书中除重申主张加强大西洋联盟、欧洲一体化和德法合作外，还一再兜售“泛欧合作”，表示要同苏联和东欧国家“努力从对抗走向合作”，声称西德“是沟通东西方的桥梁”，强调同苏联的关系“占特别优先的地位”。虽然他重申德国“仍然存在着

民族统一的问题”，但又认为“在世界上没有多少人”会对德国“重新获得统一的前景感到高兴”，强调“必须着眼于今天所能做的事情”。

本书编辑者和《画像》主要作者克劳斯·哈普雷希特  
是西德资产阶级记者、作家和出版商。著有《向自由致敬》、《被毁坏了的天堂》、《德意志问题》等书。

本书是根据 1972 年版英译本译出的，由于水平有限，译文有错误不当之处，希读者批评指正。

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

1975 年 7 月

# 目 录

序 言 ..... ( 1 )

献给尊敬的联邦总理:

克劳斯·哈普雷希特的一封信 ..... ( 2 )

I. 画 像 ..... ( 7 )

新联邦总理 ..... 罗尔夫·聪德尔 ( 8 )

在绍姆堡宫

维利·勃兰特同克劳斯·哈普雷希特的谈话 ..... ( 20 )

节制与价值 ..... 克劳斯·哈普雷希特 ( 41 )

II. 自画像 ..... ( 67 )

我到柏林之路

选自维利·勃兰特著作(1960年) ..... ( 68 )

在国外

选自维利·勃兰特著作(1966年和1970年) ..... ( 144 )

与肯尼迪会晤

选自维利·勃兰特著作(1964年) ..... ( 189 )

欧洲的和平政策

选自维利·勃兰特著作(1968年) ..... ( 241 )

目前的真实情况

1970年1月14日的国情报告(摘要)…………… (281)



---

# 序 言

---

## 献给尊敬的联邦总理

尊敬的联邦总理：

亲爱的勃兰特先生：

我不拘泥于写序言的俗套。我写这封短筒时，恰值元旦，这似乎是一个吉祥的时刻，祝愿您在困难的任務面前勇往直前，坚韧不拔。谁也不知道——即使您也不知道——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的这个联盟将能延续多久。对您的同事们——您在联邦议院有赖于他们的投票——来说，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它只有通过瓦尔特·谢尔的地位的稳固才能得到保证。反动势力的抵抗将会激励（比埃里希·孟德斯吹牛大王散布的流言要有效得多）那个伪装成普鲁士人的东方国家的骗子，他竟把可尊敬的品质同他生活中的平凡的资产阶级品质混淆起来。

我了解您，您具有十分精确地辨别反动行为和保守行为的能力。目前，保守就意味着承认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只有通过进步才能达到保存。您的联合政府的同事们——反对党也同样——必须理解到联合政府的作用对这个国家的生存是关系重大的。

除非一切都是幻想，否则可以说德国的民主是在 9

月 28 日真正开始发生作用的。您的政府必须受到合乎理性的法则的支配，其使命就是要使您的公民敢于正视真理。

现在要“克服”所谓“往事”已是毫无意义的想法。此刻重要的是把握现在，从而掌握过去。

美、法、英、波兰和俄国——这些外部势力早就告诉我们，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就是意味着战后年代的结束。您、您的部长们和联邦议院党团，也许实际上有责任对那种邪恶的传统写上“结束”这两个字。当然，那可以意味为宽恕，但肯定不是意味为忘却。

您有任务——也有一种机会——使我们德国人不再受到那种遮住了我们的视野达二十年的欺骗。换句话说，您可以使我国人民注意到 1945 年所产生的那些现实情况。即使您今后未能再当上联邦总理（联合政府的微弱多数也许会使您遭到这种命运），如果您把二十年来秘而不宣的事情都告诉我们，那您仍然算是完成了这一关系重大的任务：

第一：欧洲的分裂虽然是通过大围墙或柏林墙以反人类的暴行表现出来的，却是纳粹的冒险政策——妄图赶上世界强国的帝国主义野心——的结果。由此，我们给我国邻邦和德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悲哀。现在我们必须承担这一后果和悲哀。

第二：在您这一代，德意志民族国家将重建不起来。您在一次接见记者访问中已经勇敢地暗示过了。赫伯特·魏纳也曾提到过这一点。必须删掉“重新统一”这个词

儿。对于 1945 年的结果，即使通过同有力量的和诚意的人们结盟，也不准备加以纠正，这个秘密已对德国人民保守达二十年了。

第三：康拉德·阿登纳肯定是知道这种事实的，但是，他从来不敢把它讲出来。您必须把它讲出来。这是您的历史使命，哪怕您和您的同事们必须为此而付出高昂的代价。

第四：您一定要使大多数德国人铭记在心，决不再回到 1945 年以前的日子。这就是说，事实上两个德国就是一种现实。这并不是说对另一个德国的道德品质表示任何赞同。它是一个恐怖的和极权主义的政权，但它是存在着的。您必须向那些不能回到西里西亚、帕米拉尼依、东普鲁士或西普鲁士的难民讲明。另一些人已经在那些地方建立了他们的家园。如果说他们享有“家园权利”是有效的的话，那么，千百万流离失所的人早就该在联邦共和国获得他们的“权利”了。

第五：您一定要运用您的天赋才能来改造千疮百孔的欧洲，如果这依然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依然只是青年人的幼稚的幻想的话。这个欧洲是本世纪的一项任务。作为第三或第四种势力，它将对三个强大的帝国之间的冲突起到缓和的作用。

第六：西欧一体化是同我们的东欧邻国打交道的一个前提。

第七：您现在必须把基辛格、艾哈德和阿登纳政府所没有办到的事情补足起来：我们必须同我们的邻邦，尤

其是同法国一起搞好和睦协调的东方政策。您将不至于上这样的当，即你必须在同莫斯科还是同已经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卫星国”举行对话之间进行二者取一的抉择（对巴黎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不同苏联搞好和睦关系，就不可能同布拉格、华沙和东柏林取得谅解——这一点是能够同我们的华盛顿、巴黎和伦敦盟友的利益取得一致的。不论是对法国还是对我国说来，都不可能存在一条新的“防疫线”。

第八：这些并不是一个得人心的政策的路标。社会民主党也许会重新承担清理德国历史的资产负债表的任任务。别指望人们会对您表示谢意。您并不是靠多数人捧场的。您要保持您在选举之夜所表现的那种自信心。即使您只是给新的议院多数指出了这条道路，您也完成了您的任务。这是连反对党也不得不尊敬您的一项理由。您和您的同事们必须确定这样的指导方针。

第九：这本书只不过是证明您的一种说法，即一个优秀的德国人不可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作为对罗尔夫·聪德尔发表在《时代》上的一篇人物素描的补充，本书还收有一篇讨论性文章，我希望这篇文章，正如它热烈展开讨论时那样，会受到同样热诚的对待。此外，本书还收有您一些早期著作的摘录，我们设法把它编成简明的形式。

第十：通过《画像》和《自画像》，它将表明，1969年9月28日这个日子，事实上就是德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不管您会担任政府首脑多久（这还得看您的命运好坏而

定), 这个日子是改变不了的。这个日子标志着德国决心要成为一个共和国, 在这个共和国里, 保守分子和进步分子都享有同样的权利。

这就可以表示, 我们终于能够达到举国上下一致; 表示我们决心要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邻邦获得幸福。

致以衷心的祝愿!

克劳斯·哈普雷希特谨上

---

# I. 画 像

---

## 新联邦总理

一点也看不出他获得大胜利的迹象。维利·勃兰特以二百五十一票当选为联邦共和国总理，避不作出任何炫耀胜利的姿态。但是，有一个场面是不会立即就被人们忘却的，即勃兰特和魏纳默默地手挽着手；在使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当选为联邦共和国总理这件事上，这两个人作出的贡献也许是最大的。

维利·勃兰特在当上波恩外交部长时曾说：“任何一个有历史常识的人是不会轻易地忽视这样一个事实的，即一个具有我这种政治信仰的人竟然当上了德国的外交部长。”这番话对他担任联邦总理这一有权力的职位来说，甚至更显得一语中的。不仅是从他的政治渊源看来，而且从他个人及其政治命运看来，都是如此，德国政界的核心集团长期以来都是把他看作是“迷途的羔羊”。光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这样一个事实，就早已足够使他不会被考虑作为国家栋梁了。他的出身——他是一个未出嫁的女售货员的私生子，生长在一个卑微的工人阶级家庭里——往往就会激起“有教养的社会”的种种偏见，并以此来反对他。“他毫无办法，可怜的人儿”，盛行的就是这种虚假的同情之声，“但是……”不必把这句话说完——这句没



有说出来的责难的话已是十分流行的了。

当然，还有逃离本国这样一个问题。勃兰特年轻的时候，为了摆脱纳粹的魔掌，为了避免第三帝国战争机器的迫害，不得不在一个浓雾之夜逃离祖国。他跑到了中立的瑞典去避难。战后他才回到国内，但是，他的政治发展却因暗杀事件和密谋运动而覆以阴影，受到损害。就是这样一个人，现在竟然当上了总理，这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划时期的事件。

勃兰特为推倒偏见的壁垒，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斗争。1960年，当他在汉诺威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初次成为社会民主党的联邦总理职位的候选人时，他自己谈了他逃离本国的事情，并叙述了他的生平。但这番自述对他并没有什么帮助。对他的攻击仍继续不止。甚至迟至1965年9月竞选以后，他还说：“我必须承认，经过这场竞选运动，我不是不感到伤心的。”除了赫伯特·魏纳，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忍受这样多的耻辱。令人惊奇的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使他对他的伙伴们感到仇恨、采取卑鄙手法或瞧不起。

今天他再也不会被逼得需要进行自我表白——无论要做什么使人们理解和接受的事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成了一个自由人了。在他当选为联邦共和国最高职位前不久，他对一些外国记者说，他只能想象自己是一个获得解放的国家的联邦总理，而不是一个被征服了的国家的联邦总理。这样一种声明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位总理这样说过——大概也没有其他的人能够这样说。一个